

新加坡语言政策对在新华人语言选择的影响

吴映波 杨敏

四川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7i10.5491

摘要：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主要围绕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展开。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的语言景观，反映了国家在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和谐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同时对华人语言的选择影响深远。本文将分析新加坡三个时期的语言政策，探讨各个时期的政策对在新华人语言选择的影响。

关键词：新加坡；语言政策；华人；语言选择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The Influence of the Singapore Language Policy on the Language Choice in the New Chinese People

Yingbo Wu, Min Yang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ingapore's language policy mainly focuses on English, Chinese, Malay and Tami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has partly shaped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the society, reflecting the country's efforts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ocial harmony, while 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hoice of Chinese languag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language policies of the three periods in Singapore,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cies of each period on the language choice of the new Chinese people.

Keywords: Singapore; Language policy; Chinese; Language choice

引言

新加坡是唯一一个华人群体占比74.31%的东南亚国家。新加坡位于东南亚中心，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运要道上，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因此各种族之间往来频繁，形成一个由多种族、多语言组成的社群。在这样一个存在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政府为了平衡各族群的利益关系，避免种族冲突，在不同的时期颁布了不同的语言政策。本文旨在探索新加坡不同时期在多个语言群体内实施的语言政策对在新华人语言选择的影响。

1. 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及对在华人的影响

自1867年英国殖民新加坡以来，世界各地的大量移民相继涌入新加坡，新加坡出现了多种民族，但各个民族之间彼此分离，交流较少。在这一时期，新加坡政府为了便于管理采取了“独尊英语，放开其他”的语言政策，英语在新加坡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英语被确立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用于政府公文、法律文件、教育以及商业交流等重要领域。在政治上，英语是殖民者的行政用语；在经济上，英语是新加坡发展对外贸易经济的通用语言。对于其他语言，英国殖民政府基本上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于各个民族的语言和教育的发很少干预，也没有采取鼓励沟通或促进融

合的政策。（邹长虹，2014）各民族在各自的区域中仍然使用着各自的语言。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在这一时期自由发展。

新加坡“独尊英语，放任其他”的语言政策，在当时对华人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政策使得是否能学习使用英语成为了新加坡社会地位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志。

（李朋，2022）英语的一家独大使得华语的生存空间遭到侵占。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比超70%的国家，华语所接收到的政策、资金、人才等都与其地位不对等。但对于当时的华人，掌握英语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当华人看到去英国留学归来的人成为各个行业中的精英人物后，华人更加认识到英语的阶级性，因此他们不得不努力学习英语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随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越来越多，华人的不满情绪也愈加浓烈。他们将华语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工具，开展政治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当20世纪初第一所华语学校——南洋华侨中学建立完成后，很多华人家庭将自己的子女送进去学习普通话，系统学习包括语文在内的各种课程，同时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内的政治时事，使得华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不断高涨。可以说，在殖民时期，华人只能被迫学习英语，但

其爱国热情使他们对华语有着深深的向往。

2. 独立时期的语言政策及对在新华人的影响

1959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开始实施自治，在语言政策上实行“巫语至上，多语并重”的措施，其中巫语指的是马来语。这段时期新加坡由人民行动党执政，他们认为马来语可以帮助新加坡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并发布公告表示“马来语是我们的国语，因为它有利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黄明，2007）马来语被尊为国语，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对于其他语言，人民行动党指出，英、华、巫和泰米尔四种教育源流，一律平等对待。在此阶段，新加坡实行四种语文学校并行制，即分别设立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学校。政府平等对待各个学校以确保其稳定发展。

在短暂的自治时期，政府大力推崇马来语的语言政策是为了更好地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虽然政府设立了“国语周”等活动大力宣传，但由于官方推崇的语言骤然从一种独立于各大民族的“中介语”——英语转为需要其他民族学习的一种特定的民族语言——马来语，这必定引起包括华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心生不满。华语在这个时期仍然没有取得与华人地位相匹配的待遇，但政府尊重各个民族的语言，华人有权利选择自己学习的语言。因此大多华人的选择是仍是英语与华语。

1965年8月，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进入共和时代，语言政策为“官方四语共存，实施双语教育”。新加坡政府规定将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作为官方语言，其中马来语为象征性国语，用于仪式需要。同时政府将英语作为行政语言，供各民族之间交流，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语言，用英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能够缓解甚至消除民族矛盾。（刘满堂，2000）四大语言在法律上拥有平等地位。在这一时期，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双语教育，让所有新加坡人熟练掌握第一语言——英语的同时，学会第二语言——自身的母语。这一举措实施既能平衡国内各种族关系，又能与邻国交好，还能促进新加坡向着国际化的目标发展，一举多得。（王舒仪，2020）

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有效地解决了自治时期的民族对立、文化冲突等问题。对于华人来说，首先，该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促进华族及华语与其他民族和语言的平等与和谐发展。三种民族语言受到了正式的平等待遇，保障了华语与其他民族语之间的平等，也意味着各个民族和文化之间相对平等。学者安绪丽指出“以英语作为行政和商业通用语，有利于民族平等和维持新加坡社会的稳定，避免各种族之间为了语言地位而产生的冲突和斗争。”（安绪丽，2012）第二，该政策能增强华人的国家意识。双语教育的政策让华人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保持对华语的掌握，这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学习英语使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学术和职业发展

前景；而对华语的学习则加深了自身对中国文化根源的认识和归属。第三，双语教育能提高华人的语言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华人学生具备良好的英语和华语能力，他们能够在不同场合灵活运用两种语言进行交流，使得他们在政府机构、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的竞选中都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第四，这一政策使得停滞的华文教育重新开始迸发活力。双语教育政策为华文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使得华语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华人可以在家庭、社区等场合使用华文进行交流，从而保持了华语的活力和多样性。在共和时期，华人使用华语的场合和频率都远高于殖民时期。华人具备英、华双语能力，在与其它民族交流时多使用英语，在华人内部使用方言和华语，但使用方言的频率明显高于普通话。

3. 经济全球化时期的语言政策及对在新华人的影响

进入经济全球化时期后，新加坡在独立时期所颁布的语言政策渐渐凸显弊端。其中最明显的两个问题是方言使用问题和标准英语地位受威胁问题。第一，新加坡华语的一大特点就是方言众多，使用华语普通话的人口较少，不到总人口的0.1%。（顾楠，2017）第二，新加坡群体中逐渐出现一种综合了华语、泰米尔语、马来语以及各种方言的“新式英语”。它的发音、语法、词汇等都与标准英语有很大的区别，不符合英语的文化素养。为此，新加坡政府分别开展了“推广华语运动”和“说好英语运动”来统一华族内部语言和保持标准英语的原貌。

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正式拉开帷幕，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全国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负责规划和执行推广华语运动的各项措施，并决定每年的十月为推广华语月。教育部要求将华语作为华族学生的母语教学科目，确保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接受系统的华语教育。文化部在华族社区成立全国推广华语工作委员会，并在社区组织华语角、华语演讲等活动。同时，政府招募了大批志愿者推广华语运动，通过宣传和教育等方式将华语扩散至全社会，并鼓励各大华族企业用华语为内部沟通语。此外，电视节目和广博电视台禁止播放方言的电影和视频。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新加坡华族群体在减少方言使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学者詹伯慧的调查数据显示，1989年，华族小一学生家中使用方言与华语的情况变化很大，说方言的从64%减至7%，说普通话的则从26%剧增至69%。（詹伯慧，2001）

推广华语运动对促进华语内部语言统一与沟通有着重要意义。该运动有效减少了华人社群内部因方言差异导致的沟通障碍。该举措有助于增强华人社群内部的凝聚力，促进跨地区、跨族群的理解和融合。其次，该运动使得华语的地位相对提高。双语教育政策实施后，以西方为主的价值观念

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整个社会形成了轻华重英的风气。（薛炜俊，2019）而推广普通话的举措可以防止新加坡社会过度西化，维持新加坡语言生态的相对平衡，也能增强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第三，该运动能有效提高华人的华语水平，增强其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华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新贸易交流等机会大大提高，掌握华语意味着华人能更好地把握与中国相关的商业机会。但“推广华语运动”也对华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由于普通话的推行，方言在华人社群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就导致一些方言文化比如地方戏曲、民间艺术等失去传承的基础。同时，对方言的遏制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新加坡的语言系统多样性，可能会导致其他族群与华人之间的语言隔阂，影响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

2000年，“讲好英语运动”正式启动，面向群体为年龄在20至39岁的成年人，旨在鼓励新加坡人讲世界共通、语法正确的英语。为此，新加坡政府明确标准英语的规范和要求，包括语法、发音、词汇等方面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教育培训方面，新加坡政府在学校实施双语教学，组织各种英语学习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育部还为成年毕业生提供专门的英语培训课程和工作坊来帮助他们在工作中更好地运用英语。在工作招聘方面，政府也出台鼓励企业和机构在招聘和晋升时考虑员工的英语水平。在社会方面，新加坡政府通过媒体、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广泛宣传，并不定期开展公共演讲、讲座、研讨会等，提高公众对标准英语重要性的认识。

可以说，推广华语运动使得华语取代了方言，成为华人家庭交流的工具。但讲好英语运动又使得英语迅速超过华语，成为华人的家庭用语。2016年3月发布的最新新加坡人口普查显示，英语（36.9%）首次超过华语（34.9%），成为在家庭语域中使用最普遍的语言。（王天晓，2022）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头号强国，与新加坡的经济贸易往来日渐密切，也导致新加坡的高薪职位和高级管理层职位都对流利的英语沟通能力做出要求。因此掌握英语能使新加坡华人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合作与交流。但此运动的推行，使得华语在华人间的使用环境也越来越小，不仅是华人赶上全球化浪潮的主动选择，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政策也成为了催化剂。比如，为了缓解华人双语学习的压力，政府选择减少华语的教学大纲；学校教师也更加注重英语教学等等。如此一来，华语的竞争

对手便逐渐从各种方言变成了英语，地位也渐渐低于英语。

4. 结束语

新加坡作为一个具有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国家，在语言政策的制定上要考虑到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其语言政策是政府在多元文化和社会和谐间做出平衡的结果。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也对在新华人的语言观念和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对方言的坚守和对英语的不得不接受，到双语的融合，再到对华语的自豪和对英语的高度重视，在新华人的语言选择和观念都在与时俱进，既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展现了面向未来的开放与包容。

[参考文献]

[1] 安绪丽. 浅析新加坡的语言政策[J]. 文学教育(中), 2012, (07): 70.

[2] 顾楠. 语言生态视域下的语言政策研究[D]. 广西师范学院, 2018.

[3] 黄明. 新加坡语言政策对英语和华语交流的影响[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1): 95-100.

[4] 李朋. 新加坡语言政策研究[D]. 贵州民族大学, 2023.

[5] 刘满堂.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 多语制和双语制[J].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0(04): 77-79.

[6] 王舒仪. 新加坡文化政策对该国汉语教学影响的研究[D]. 广西大学, 2021.

[7] 王天晓. 新加坡语言政策对双语华人的家庭语言选择与华语家庭地位的影响[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2022(01): 165-177+191-192.

[8] 薛炜俊. 新加坡华人家庭语言规划及认同研究[D]. 暨南大学, 2021.

[9] 詹伯慧.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与华文教育[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1(03): 1-3+12.

[10] 邹长虹.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及其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启示[J]. 社会科学家, 2014(02): 114-116.

作者简介:

吴映波（2000-），男，汉族，四川宜宾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教育。

杨敏（1980-），女，汉族，四川宜宾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

课题项目:

2024年度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课题“新加坡语言政策对在新华人语言选择的影响”（项目编号：2024DNYYB012）。